

集部

御製文二集卷三

論

湯武論

世之論湯武者多是湯而非武王亦有曲為武王解者曲為武王解者莫若王柏之書疑其言以為周之以王自處久矣故其辭迫其禮傲勢使之然審如是則殷未滅而周先自王益見其非此不必論即是湯而非武王

者多以湯放桀武王斬紂為優劣之分然武之斬紂實不見於書而見於史記史記好竒乖舛以是右武王者得以闢史記之踳而以証武王之烏有其事予以為史記固不足徵而足徵者仍莫過於書湯之言曰非台小子敢行稱亂又曰予恐來世以台為口實何其恭也武之言曰我伐用張于湯有光又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何其矜也且湯放桀之後天下晏然即太甲自底不類伊尹放之於桐亦未聞有乘時搆亂為夏反正者何則

湯之德入人者深也武王甫喪而三叔之流言且生於閱墻邦君御事或賛其違卜比事觀辭不且章章易明乎予故曰徵之書足以見湯武之優劣固不必信史記過甚之辭始定其為武之不及湯也

齊桓公論

齊桓公有管仲而霸諸侯無管仲而致危亂此足以為千古炯戒矣紀其事者或務奇而失之誣則不可不辨也夫五霸以力假仁心皆不正然害不以孔孟之言為

折衷乎孔子曰齊桓公正而不譎孟子曰五霸桓公為盛葵邱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是則桓公九合一匡亦有足取於聖賢者且能任管仲以究其材非桓公之善乎而司馬遷史記則稱易牙殺子以適君王充論衡則稱負婦人以朝諸侯而管仲為之解說不經孰甚焉夫人肉不可食人誰不知之非甚饑饉不得已誰肯食之而桓公不至此也易牙雖善煎熬燔炙其不能以人肉勝羊豕雞鴨明矣且先告其君以殺子乎抑殺

子而後告其君乎若先告桓公必不從既食而告桓公將嘔吐致病豈有反以為愛己之理哉桓公雖好内也然亦應有閒時豈有會諸侯之頃而不能離乎即頃刻不能離亦無負之身後之理且管仲賢臣也豈有不力諫其君而反從而為之曲觧者哉是二事也智者觀之必斥其謬記笑其恠誕而耳食之流方且信以為誠有詫以為奇談則有害於人心者不淺兹故闢而正之

論重瞳

史出於經經莫古於尚書易雖始自伏羲然伏羲但畫卦而無辭文王周公則已後焉故紀事之書必以典謨為信而可徵溯而上之三墳十紀或出後人耳食之辭矣典謨之記堯舜亦惟載放勲重華之實政無所謂八彩重瞳之語也自莊列謬悠之說興而好奇炫古者無不極其詭僻譎誕之撰述思以尊古聖實則誣古聖也而司馬遷乃至稱舜重瞳子項羽亦重瞳子且以謂或其苗裔吁可怪哉審如是則虞遂伯戲箕伯胡公實舜

後也千百年之間何無一人重其瞳者夫重瞳者何蓋謂目明耳如日重光月重輪之類非必有二日兩月並照於天也且人之生也五官四肢百骸各有定體異此則為怪異鬼物聖之為聖不繫此也故闢四門明四目舜之重瞳即在此項羽有范增不能識即可定其為非重瞳而豈在兩瞳子之在目中乎甚其說者且以謂舜之重瞳並立羽之重瞳上下立夫羽之瞳或有見者舜之瞳有誰曾見哉此真不直一噱矣至蒼頡四目之說

亦謂其始制文字教後世有並明之德耳又豈真有四目生其面乎

論漢光武廢郭后事

余向讀公羊立長立貴之言而斥其不韙既已論之詳矣茲因光武廢郭后事更進其說而申之夫光武以陽為賢而彊不及廢彊立陽是不泥於以長以貴而與賢可謂知輕重利社稷非卓識英斷之君必有所不能然有所惜者何不徘徊少待必先立彊而後復廢之乎至

於牽過其母並郭后廢之則失德莫甚焉且郭后史徒稱其寵衰懷怨無可廢之大過也寵衰懷怨婦人之常今以將廢其子而並廢其母聞之母以子貴不聞母以子賤則光武之嬖新棄舊雖百置喙豈能辭哉胡寅論綱目於此節乃云春秋聞立長立德不聞貴若云貴即彊母不嘗為后乎夫彊可廢也郭不可因强而廢也后正位中宮孰非其子乎寅之意蓋以為不宜廢郭及彊遂不覺自與其論矛盾且於公羊之言亦少舛因並識

之

金世宗論

金史成於元如元之托克托輩非真史才也從來論史者於帝王事蹟無不吹毛求疵如世宗之信賞重農選吏求賢諸實政悉皆班班可考世號小堯舜而猶必議其羣臣偷安茍禄不能將順其美以成大順為惜是則無一而可為帝王者抑亦難矣金世宗他政姑不論獨嘉其不忘故風禁習漢俗拳拳以法祖宗戒子孫為棘

蓋自古帝王未有不以敬念先業而興亦未有不以忘本即慆淫而亡者是以書稱無逸詩詠豳風周之所以過其歷也夫金世宗述祖業之艱難示繼繩之不易叮嚀反覆一再歎惋使數百年下有志永命之君為之感泣及繼世之孫不數年而遂易漢服又不數十年而遂以屋社吁可不畏哉可不懷哉

作福作威論

洪範六疇三德而行其辭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斯言

也箕子蓋引而未發所包者廣而蔡沈作傳遂以為福威者上之所以御下戒其權不可下移其然豈其然乎夫福威雖自辟作亦視其人之自取是作之者不可不謹也其善者予戒之用休而非吾有意福之也其不善者予董之用威而非吾有意威之也是雖有作之之名而無有作之之意所為作而無作也設徒曰辟可以作福作威於其不善者而福之於其善者而威之則章癉有乖刑賞顛倒其可乎哉善乎司馬光之言曰誅一不

善而天下之不善者皆懼故謂之威賞一有功而天下之有功者皆喜故謂之福人主必聰明剛斷然後能收威福之柄蔡沈之權不可下移葢取諸此然光徒見及於福威不可錯用而未見及於作福作威之在人自取必知在人之自取然後不致錯用余故申其說如此

明哲保身論

大雅蒸民之篇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中庸引之善夫朱子之言曰順理而行自然災害不及揚雄說明哲煌

煌是占便宜所以被誤又曰若捨身取義處又不如此論而於詩傳則曰非趨利避害偷以全軀之謂然皆引而未發茲故申而論之蓋保身者保此身不陷於不義耳詩之美仲山甫曰明哲保身即繼之曰不侮鰥寡不畏彊禦是豈徒以柔嘉惟則者哉且比干諫而死可謂不能保身矣孔子稱其仁未有仁而不明哲者也唐之顏段張許皆不能保其身而捨身取義所以保其身者愈大不謂之明哲不可朱子所云非趨利避害偷以全

軀之謂正使後世委蛇取容與夫靦顔事二姓者不得藉口誠云先獲我心夫觧書所以牖世賴有此也近命為貳臣傳其義亦以是為棘耳

知過論

予去歲為古稀説歷數古來秕政之過曰强藩曰外患曰權臣曰外戚曰女謁曰宦寺曰奸臣曰佞倖而幸今都無其事非驕也盖紀其實且以自勵也然則予遂無過乎曰有為何過曰為興工作盖予承國家百年熙和

之會且當勝朝二百餘年廢弛之後不可無𢾺飾壯萬
國之觀瞻四十餘年之間次第興舉内若
壇廟宫殿京城皇城禁城溝渠河道以及部院衙署莫
不為之葺其壞新其舊外若海塘河工城郭堤堰莫不
為之修其廢舉其湮是皆有關國政則脊用正帑物給價
工給值而弗興徭役加賦稅以病民他若内而西苑南
苑暢春園圓明園以及清漪静明静宜三園又因預為
菟裘之頥而重新寧壽宫别創長春園外而

盛京之屬城式築其額
永陵
福陵
昭陵陪都宮殿胥肯搆以輪奐又
景陵
泰陵往來之行宮以及熱河往來之行宮避暑山莊盤山之靜寄山莊更因祝
釐而有普陀宗乘之廟延班禪而有須彌福壽之廟以

至溥寧普樂安遠諸寺無不因平定準夷示興黄教以次而建是皆弗用正帑惟以關税盈餘及内帑節省者物給價工給值更弗興徭役加賦税以病民夫弗興徭役加賦税則雖有工作閭閻本不知而物給價工給值貧者且受其利是實我朝之善政

家法是以各省偶遇水旱率興工作有以工代賑之請而内之司園囿工程者且或以其年無工作為苦如是則所為興工作者為無過矣而予引以為過者葢心有

所縈繫必有所踈忽得毋縈繫於小而或有踈忽于大者乎夫小者遊目賞心是也大者敬天勤民是也予雖不敏實不敢因其小者廢其大是以向偶遊萬壽山諸處率過而弗留尹繼善遂有馳驛觀山之語予不惟不責且笑而肯之實獲我心也若夫時廵所經各督撫每繕行宮以備駐憩雖云出自捐養廉資商力然爭奇較勝予不為之喜且飭諭之究其致如此者過應歸於予謂之無過實自欺也夫不知過其失

猶小過而弗改又從而為之辭是文過也其失大既知過矣欲改矣如向所云者繼自今予惟視其不可已者仍酌行之其介於可已不可已之間者率已之而已耳已過伯玉知非之年未逮武公作戒之歳細審實有此過故著論書卷以當自訟乾隆辛丑八月中澣並識於避暑山莊之抑齋

御製文二集卷四

論

君子小人論

君子小人之名見於易而論於書其界不可不明而其跡則不可不慎也夫易不過曰君子之道小人之道又曰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未嘗曰孰為君子孰為小人也書曰知人則哲欲知君子也又曰何畏乎巧言令色

孔壬欲知小人也然亦未嘗曰孰為君子孰為小人也言治道者莫若典謨其於辨君子小人不過如此而已非疎也思之深而慮之遠也是故堯授舜舜授禹以至羲和叔仲稷契臯夔各命以職未嘗謂之君子而若而人者亦未嘗曰我為君子也堯之弗用丹朱共工舜之去四凶未嘗謂之為小人若而人者固不肯自謂小人而羲和叔仲稷契臯夔亦未嘗謂若而人者皆小人也是以庶績咸熙地平天成此予所謂明其界而慎其跡

也若後世為君者固不能辨其孰為君子孰為小人而為臣者乃於其間自分之曰孰為君子孰為小人或又曰我為君子彼為小人於是彼我之見横於中公私之舉紛乎外為小人者固不甘其為小人而為君子者亦未必其實君子門户朋黨糾若棼絲小人之害君子固不必言而君子且有操室中之戈者漢唐宋明之禍延及國家淪胥以亡此皆為上者之過而非為下者之過也吁可畏哉是蓋其界太明而大不慎其跡之所致耳

且也世亦以有位者為君子無位者為小人佔畢樂羣者為君子負販荷擔者為小人是果真君子而真小人哉亦曰其名而已矣自為上者不能明其界而為下者益顯其跡以致釀大禍而莫救為之奈何曰簡賢而用之擇不善者而去之上既不以君子小人顯其跡下亦不得以君子小人樹其黨其庶幾乎抑誠難矣此予所謂其界不可不明而其跡不可不慎不可不慎者不顯其跡之謂也

宋孝宗論

宋孝宗之事高宗可謂極其孝光宗之事孝宗可謂極其不孝

天道好還在孝宗不宜有此豈

天未埀鑒乎予謂此正所以

天之埀鑒乎蓋人君之孝與庶人不同必當思及祖宗不失其業茲南渡之宋祖宗之業已失其半不思復中原報國恥而區區於養志承歡之小節斯可謂之孝乎且

孝宗奉高宗遊西湖已獨不共遊乎是託於娛親而私以行樂是可謂之孝乎又恐高宗往西湖為勞於宫内肖其勝斯不更勞民而費財乎光宗受制悍婦非人類其不孝固不必責而孝宗之所以得此豈無所以致之之由乎此即

天道好還所以垂鑒也稗官小乘乃謂臨安士庶皆興於孝何其見之小哉蓋此論非予不能言亦不敢言今

歲秋將攜諸皇子往

盛京明年春南巡亦必至西湖命於兩處各立碑誌之以示天子之孝當以不失祖業為重而承歡養志固不在遊山玩景之小節也

遲速論

今春為南巡記亦既詳論宜速宜遲之機大抵於兵事宜速河務宜遲而要之敬天明理非漫論也蓋屢省而有得於已之言也歸而有甘肅逆回田五之事彼時以為盜弄潢池不過藉邪教

以感人心如五斗米一炷香之類地方官自能平之頗不芥於懷既而思之不芥於懷或即違敗明之義得毋有所失乎已而剛塔有小勝之報李侍堯有坐守之乖以致賊徒翻山而遁餘黨蔓延猖獗肆擄民居攻縣城

自今年四月南巡迴蹕日即有甘省逆回田五等復偕新教名色糾衆滋擾提督剛塔帶兵往捕田五鎗傷後自刎賊目田介洪吳二韓二等均已就殲乃剛塔武夫無知李侍堯不早赴軍營調度督勦致餘黨李鬍子馬鬍子等於馬家堡馬營街兩次翻山逃竄肉復糾黨張文慶馬四娃楊填四馬文熹等四出攻犯隆德縣靜寧州通渭縣伏羌縣城於該處之底店鹿鹿山石峯堡等處肆行搶掠賊勢遂致蔓延

西安巡撫畢

沅遂有徵兵防守之議蓋恐秦隴動不可收拾朕閱所奏即硃批以為若汝所議雖十萬兵不敷用又將何以滅賊乎西安巡撫畢沅因見回匪猖獗恐秦隴煽動請於各處要隘分兵堵塞使其無路奔竄等語畢沅書生之見未嫻軍旅朕謂用兵在阨其要而折其鋒苟不殲厥渠魁東西抵禦何益因此批諭如汝所籌十萬兵亦不敷用又何以滅賊擣穴乎然知李侍堯剛塔畢沅及本省綠旗兵不能了此事即降旨用福康安為陜甘總督同海蘭察領乾清門巴魯圖侍衛章京等二十八人馳驛先往並調阿拉山蒙古兵一二千四川降番兵二千寧夏滿

洲兵一千撒拉爾老教回兵一千及甘凉兵二千延綏兵一千共兵不滿一萬又命大學士阿桂領健銳火器營兵二千以為後勁福康安一臨底店即與海蘭察等率先至之寧夏阿拉山兵二千立挫賊鋒逼之入石峯堡福康安至隆德軍營即與海蘭察率先至之寧夏阿拉山兵進勦底店奮勇殺賊數百名生擒三十餘名賊勢牖落後路肅清餘賊追逼入石峯堡於時諸路大兵雲集直擣石峯堡賊巢而阿桂所率之八旗勁旅亦至因四面設卡層密環圍濬掘壕溝斷絕水道不十日間賊匪殲殘淨盡將先獲之馬文熹等一同解赴熱河廷鞫分别斬磔以申國法而快人心於是諸路兵陸續畢集而阿桂所領

之京兵亦到周圍築柵困之斷其水路不十日而淨殲餘孽生擭渠魁此又南巡記所謂宜速而莫遲未致昧事機而無成也夫兵凶戰危且予老矣豈更樂於用兵而有窮黷之為然事機之來應之不速設果致賊氛蔓延全秦煽動而畢沅之所慮者豈不貽笑無窮而予肯辭以老坐視弗理乎予更思之勝國之兵即今之綠旗兵也而其訓練或尚不如今之綠旗其董事之臣似今之李侍堯剛塔畢沅者或亦少矣文臣掣肘於中武臣

作偽於外其君付之不問弗如是則我皇清何以得有明之天下乎雖然是宜鑒宜懼而不可恃天之寵以自矜且即小可以喻大蕞爾逆回設非應之速而勦以淨其害有不可勝言者始之一念之忽予深自以為過繼之一念之敬仍蒙天祐而速蕆功則是遲速之論可以黙置而弗以明示子孫乎可弗以前明為戒而怠於敬

天晴於明理而弗慎於用兵乎用兵固貴速而不敬不

明末有弗致債事者是予所以惓惓也

節儉論

嘗讀

皇祖實録云明季宫中歲用七十萬漸次節省至康熙五十年祇用七萬至臣民僭用妄費非不禁約徒致法令滋繁究於無補大哉王言誠得治國平天下之要道矣因令內務府查近年一歲度支則稱乾隆二十年以七萬計三十年以三萬計四十年以二萬計予非以此

自鳴也蓋修巳治人之道無過於節儉節儉則嗜欲不行無聲色貨利之失德所以為善也然天子之節儉與庶人不同矣世道人心日流日下逢君之欲者多引君以道者寡為君者設自鳴其節儉則出納之吝者有之矣量入為出者言之矣弊衣羸馬者形之矣甚而至於興利虐民漢唐宋明之以此而失民心侵尋以至於亡國者皆由是也且昇平日久戶口日滋物價騰踊勢所必然是以內務府近有加價和買之議即如請行此亦

可以節儉而不興之乎嗟夫節儉豈易言哉至於返樸還淳豈非善政然天地所生之物止有此數昔以十人食之今以百千人食之順治初年各省民數一千六十三萬餘口近年增至二萬八千餘萬口是加至二十餘倍之多也米安得不貴米既貴諸物安得不貴遊手好閑僧道之流且藉此以餬口設盡敺之力田言之易而行之難安得許多田與之乎均田井田之事設行之今未得其利而先致其亂非至愚泥古者不為也為今計補偏救弊之不暇實無一勞永逸之法也即近

代之崇禎著布袍其時羣頌為美德何救於亡國乎若晉武之焚雉頭裘唐明皇之銷銀器胥為暫博美名其後更窮奢極欲而齊建武之欲毀酒鐺直令蕭穎胄譏其曲宴之奢益為可笑可鄙故吾之所為節儉者亦如吾君子小人論中所云不可不明不可不慎而又不可顯其迹而已耳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論

朱註以是語全歸之聖人予則以為有未當焉蓋士希

賢賢希聖聖希天等而上之雖聖人亦無可止之功若謂中正仁義惟聖人能之則士不必希賢賢不必希聖矣故即繼之曰立人極焉人極即太極也蓋自太極判而陰陽生陰陽生而五氣具人與物皆受此二五之精妙合而凝本一氣也惟其變化無窮而善惡分萬事出是以氣日紛而習日遠故周子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主靜者何返太極也返太極者本一氣也中庸所謂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豈外是哉且中

正仁義人與物所共有鍼之指南中也草之指佞正也烏之返哺仁也馬之垂韁義也如是者葢不可僂指數物既有之人豈獨無但物祇得其偏人則備其全人備其全而不能無欲以全其全則與物亦奚以異所謂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亦曰就人之本有教其無欲以復之而漸無欲則在於主靜克已復禮亦是道也擴而充之人與物胥歸於中正仁義則人極立而太極復本一氣也本一體也若曰惟聖者能之是自畫也又

安可望合其德與合其明乎

納汚含垢論

昔路溫舒引左氏之言曰川澤納汚國君含垢此不過因上尚德緩刑之疏言之於納汚含垢之義語焉而未詳即左氏亦不過申伯宗令晉君待時之意其於納汚含垢之本義亦未涉其藩籬弗啻引而未發也夫川澤非地乎山藪亦地也藏疾疾非汚乎國君含垢溫舒作詬乃假借用之而垢與詬亦皆汚也胥應以納汚為重

蓋乾為父坤為母父天母地萬物皆然父兮生我母兮鞠我鞠者養也試思人之初生以至離襁褓其五濁穢溷皆遺母之身母不以為汙又安有納其汙之念乎大地之視萬物為赤子亦何異於此哉必知此然後知與天地為一氣而混然中處之身同胞吾與之懷不落空虛之境當思有以盡其分量也夫如是則容正人受直言乃其餘事吾謂温舒未必見及此耳北郊齋居悚然有見於此遂命筆書之

御製文二集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御製文二集卷五至八

編修臣錢樾覆勘

武英殿纂修侍講學士臣吳璥

御製文二集卷五

說

烏斯藏即衛藏說

藏地處蜀與滇之徼曰藏云者非華言實番言也番又或謂之唐古特今班禪額爾德尼所居實稱藏達賴喇嘛所居實稱衛元明時有烏斯藏朶甘衛指揮諸司之名或以為異於衛藏而不知實同也葢嘗以唐古特文

字詳覈互證乃知烏斯藏即衛藏其音其義無不一以貫之也且以音言薩之餘音滿字為薩音半字為斯音唐古特收音之斯字即與國書之伊字收音通則烏斯之切為衛如烏伊之切為衛也亦猶阿伊之為愛噶伊之為該喀伊之為開也國書斯字伊字雖各為收音然唐古特收音字無伊字而有斯字由烏斯推之所愛亦烏斯該亦噶斯開亦喀斯何不可通之有若夫衛藏之為義則衛葢彼言中也非華言置衛之謂也以烏合

斯為衛音而中義藏則切匝阿為藏音而其義則淨之謂也唐古特若老若幼無不知之今以不識唐古特文字之人而與一二譯出華言中辨其是非豈非嚼蠟哉或又曰衛既以中為義則今之所謂前藏之說何居曰此更非唐古特之本有而興於今之華言也然以今日疆域言之自打箭鑪取道由東南迤及西南先經喀木次衛次藏是全藏形勢固宜前喀木而後藏而衛適其中處之地喀木之木為半字音應從上喀字而其義則

邉界之謂也今稱前後藏者則因二地有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居之而達賴喇嘛位居長遂並以藏屬之更易中為前而今自京都目之且統以為西藏云耳然則烏斯藏之即為衛藏不逾信哉夫藏之内屬肇自元代音譯展轉沿譌為斯原無岐舛惟文士墨守喦簡既不克兼諳西竺之書而彼中服習梵文者又豈能筆授心通取腹地史乘傳譌一一爲釐訂毋惑乎此攷文之難也予因輯同文志類次西藏所隸為糸三合切音

者特揭是說以發其凡

玉璞抵鵲說

桓寬鹽鐵論稱中國所鮮外國賤之崑山之旁以玉璞抵烏鵲云云初讀之以為玉璞非抵鵲之物而鵲亦可以不抵此不過舉烏有之事喻貴人之所賤不足以厚中國明威德耳今乃知誠有其事而惜寬之未詳言之也葢玉出和闐和闐即崑山之旁支也和闐之人備侍衛者有之問以鵲名則回語亦有之且稱回部諸城皆

有鵲而和闐獨無詰其故則云傳自古昔和闐之地不可有鵲有鵲必致刀兵地不寧年不豐是以和闐之人見鵲必抵之蓋抵之之方不一玉璞初非彼所貴以之抵鵲誠或有之是則寬之說不無有自來而惜未詳言其故耳夫讀古人之書豈可以粗心浮氣遇之而率以評人之是非也哉如抵鵲之事非和闐人自述將終古無知寬之言為非謬者予故詳著斯說以為鹽鐵論之

註

麋角解說

壬午為鹿角記既辨明鹿與麋皆解角於夏不於冬然月令既有其言而未究其故常耿耿焉昨過冬至陡憶南苑有所謂麈者俗名長尾鹿可為蠅拂即麈尾或解角於冬亦未可知遣人視之則正值其候有已落地者有尚在蚪骨或雙或落其一者持其已解者以歸乃爽然自失曰天下之理不易窮而物不易格有如是乎使不悉麈之解角於冬將謂月令遂誤而不知吾之誤更有甚於月令者

矣然則月令遂不誤乎曰月令之誤誤在以麈為麋而不在冬之有解角之獸也葢鹿之於麋北人能辨之而南人則有所弗能麋之與麈亦如是而已耳且說文訓麈有麋屬之言而名苑則又曰鹿大者曰麈羣鹿隨之視尾所轉而往也夫鹿也麋也麈也迥然不同亦不相共羣而處實今人所知者而古人乃不悉其孰為鹿孰為麋孰為麈則月令不云夏至麋角解冬至鹿角解為幸矣而又何怪乎其誤麈為麋也耶既釋此疑因為說

以識之月令古書不必易靈臺時憲則命正訛以示信四海焉

鄚博說

昨命直隸總督方觀承考灤河濡水之源兹具圖以來稱濡之源出獨石口東北斯已得其梗概待清暇詳為之考證而記之獨其中有濡經察汗戎軟之語引鄭氏及詩大雅之言以證為軷祭行路神之義則失之遠矣夫我為我平聲非鄚音而軷則音拔與博韻更吳越不

同徒以石之嵯峨及軷祭取義實曲為穿鑿矣夫鄂博乃蒙古語為堆砌之義堆砌石以表祭處蒙古固不知大雅及鄭氏之說也即鄂博字略近亦不過對音書之有何取義於其間哉且蒙古謂山為敖拉謂水為烏蘇如此者奚啻千萬豈能一一為之以漢文而明蒙古之義哉一地名即舛誤如是則所云尺寸度而道里考者亦恐有差以毫釐而謬以千里者多矣故必待一再詳審然後可定其真而先為之說如右

雜說

或問古人有識禽言獸語者真乎妄乎曰是妄也非真也曰葛盧之事見於左傳秦仲之事見於史記安可謂之妄曰左氏浮夸馬遷好奇二人之外別有踵之者不一而足然吾皆謂之妄曰皆謂之妄以何知之曰以吾哨鹿知之曰哨鹿之賦不云乎因聲以察情體情以斆聲是非知其語之謂乎曰聲與語不同也金石絲竹匏土革木皆聲也使奏清廟明堂而無人歌其什孰知其

為清廟明堂乎哨鹿者亦不過因鹿聲之高下剛柔而隨機以應之率能致鹿使鹿聲中有語以傳其意則哨鹿者實不能為鹿語以應其聲鹿聞非其語必且遠跳而去又何能致之哉盧之牛仲之鳥亦不過如鹿聲而已彼安能知其為何語且禽獸豢養熟或能識人語者有之而畜類則斷無各有其類之語之理吾故槩以為妄而非真

小春說

十月小春即婦人孺子皆或知其說而通儒博學曾未訓其義雖歲時初學等記均以為天時和暖似春故曰小春而歐陽脩詞中亦有小春之句其何以謂之小春則未之前聞也嘗考小雅歲亦陽止朱註云陽十月也時純陰用事嫌於無陽故名之程子亦云疑於無陽故謂陽月然何時無陽如日有光之類程朱此語葢宗孔氏愛陽惡陰之㫁而發明之余以為小春之義當昉乎此夫天時和暖雖十一十二月亦豈無之而不得謂之

小春者以其非陽月也陽之德實見於春在乾為元在人為仁在時為春一氣貫通生生不息天地之大德曰生即天地之大用曰春雖四時流行各司其候而陽春之氣何嘗有一息之間斷哉小春即陽月也世又有以為小陽者更深切而著明不煩重注矣

開泰說

陽交三而成泰此劉琨柳宗元等開泰之說所由昉乎泰者通也又安也小往大來内陽外陰與夫任下事上

君子小人之義註易家論之詳矣余以為泰之所以為泰在九來居三泰之九三即乾之九三也乾之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必有此乾乾惕厲然後能安而弗危通而弗塞以常保其泰也故本爻即曰无平不陂无往不復使無乾惕之意則平者陂而往者復矣又繼之曰艱貞无咎益深切而著明蓋艱貞即乾惕也必乾乾以知其艱惕若以守其貞然後得无咎兩爻呼吸相通無不於慄慄危懼三致意焉元聖訓後世之意篤

矣凡觀象玩占者皆當以是為棘而有撫世御民之責之人尤不可不凜淵氷而戒盛滿祛安逸而謹思慮庶幾恒守其泰而不至失其道以流入於否後世賢臣持盈保泰憂盛危明之説胥不外乎是爾

五明扇説

崔豹古今注稱舜廣開視聽作五明扇揚雄方言以為自關而東謂之箑自關而西謂之扇自是賦扇者率以五明為舜事怪哉失之遠矣夫舜作漆器諫者且十人

五明之扇其雕幾繁飾過漆器遠矣何不聞有一人諫諍者乎葢扇本門扉禮所謂修闔扇者是也豹本闢四門之意而變其說曰作五明雄又耕其方而類之箑陸機梁元帝之流不察所自遂以華闐之事為舜所創其誣古聖帝不淺也且世本載武王始作箑則舜之時安有所謂扇乎此又不待辨而自明者

師說

或謂人之立於天地間不出乎五倫而師不在其內豈

朋友足以該之乎曰非也師所以明五倫者也猶天之運四時四時因天運而成歲五倫因師明而立常四時不出天運而天實以統四時五倫不出師明而師實以該五倫豈朋友而足以該之乎人之生也自羈貫總角誦詩舞勺以至帝者王者無不以次有師易曰蒙以養正書曰作之師而韓昌黎所云傳道授業解惑則益深切而著明焉夫道者何五倫而已矣授之業使盡五倫之道以解其惑則正以是養而教以是成豈五倫之外

別有所謂道哉故師之名雖不列於五倫之內而五倫之名實賴師以明無師則亦無五倫矣而曰五倫之內無師其可乎至於朋友所以相取資而已矣而其間有益者焉有損者焉是尚在巳之能擇而謂足以該師之道可乎且吾所謂師非巫醫樂師百工之所謂師也葢道之所存即師之所存之師也而道不外乎明五倫然世之以資進身之階者亦遂以為師似又不若巫醫樂師百工之所謂師矣若夫聖之渇於師愚之恥於師昌

黎之好為人師及非好為人師皆緒論耳兹故不複言

御製文二集卷五

御製文二集卷六

說

千里馬說

或問千里馬果有之乎曰無也無則漢史何以屢見乎曰以其屢見益知其無也何以知其無曰以今之馬例而知之曰今之馬皆凡馬安可以例千里馬曰物必有類焉非其類而擬之則荒唐謬悠不可窮極故無庸愚

不足以知聖賢無碔砆不足以知球琳無蜀雞不足以知魯雞無駑駘不足以知騏驥故耳食者道聽而塗説神解者明理而不惑坐吾語汝夫千里馬者亦四蹄而雙耳食草而飲水耳非必八其蹏兩其翼有異於凡馬也今之飛馳驛遞者晝夜限以六百里即加緊焉亦不過七百里而止然其一驛間不過五六十里即於是易人易馬而更馳遞千里馬即健行不罷足以當十數匹馬之力於一晝夜間亦不過馳六七百里而止耳安能

馳千里乎且馬即能比而乘馬者必不能比使如今驛之易人而乘馬則文帝光武必不能使人易而乘之則其卻之也乃理勢所必然亦何賢之足稱乎鸞旗屬車之言本於文帝詔而光武則以駕鼓車金樓子乃以文帝之言屬之光武固失精核然即賈捐之范曄所稱亦豈免善善而覺言哉或曰然則昌黎雜說所云伯樂千里馬者亦無稽乎曰昌黎感時不遇為寓言耳寓言無所不可紀事當從其實余故曰耳食者道聽而塗說神

解者明理而不惑

蒐苗獮狩説

傳稱春蒐夏苗秋獮冬狩各具時義言固引而未發至所稱皆於農隙以講事吾不能無疑焉夫秋冬或有農隙至於春夏則自播種以至刈穫其間耘耨灌溉較晴量雨炙背胝足苦哉耕夫葢無一時之安心息力而謂之有農隙可乎嘗思蒐苗从草獮狩从犬古人制字葢有深意杜注苗為苗除害是矣而所云蒐索擇取不孕

者猶未免以辭害義夫禽獸固族聚而類處使擇壯而驚其牝則孕者不能無傷豈育物之仁哉則所為蒐索者亦以蒐索其害苗為當至於獮狩皆从犬則誠守而取之順殺氣而獮之是則春夏之取獸繫乎田秋冬之取獸繫乎獸其義明矣雖然更有說焉古時地廣人稀故田或遊獸而有蒐苗之事以除其害今自腹裏以及邊壤地無不耕安得有禽獸害苗之事乎若夫圍場之地原自不耕則所為蒐索其不孕而肥者與夫初生如

苗者以嘗新繹其義亦未嘗不通而實非古人所解者矣

三老五更説

三老五更之説不見於詩書其見於禮記者葢出乎漢儒非孔子之言惟左傳三老凍餒之文為最古然傳謂公聚朽蠹而三老反不見養遇非與五更相提並論也注三老五更者多矣或謂上中下壽或謂工商農而不及五更（出左傳孔疏）或謂明天地人與五行之事（出白虎通）或謂

取象三辰五星出後漢書禮儀志 或謂知三德五事者出鄭康成禮記注 各以億度不堪僂指矣至蔡邕獨斷乃有父事兄事之說而白虎通之謬直以為老更各一人且曰父一而已不宜有三吁可怪哉天子養老即所以教孝於天下何至以父事之且即其說父一而已則天子已自有父今復事一人是非二父乎腐儒執虛文而謬大義真不值一噱耳邕復解更為叟謂豕亥之訛夫叟與老同既有老又何藉叟為哉予以為三者天地人之數養老自

以三舉其數耳若夫五更則更事之説為近而五倫五常莫不具於此人數不必其備行之以敬誠愷悌則中和位育將在是矣後儒一切穿鑿之論何足數哉

記里鼓車論

記里鼓車始見於黄帝内傳而晉輿服志因遂有其名且傳其製耳食者或以為奇智者必知其妄也葢記里與指南並傳指南則可記里則不可何則指南鍼鐵以磁石向南定之其鐵必南向雖移以他向仍必向南置

車中以誌南固可今之海舟無不用是物以知南北方向其明證也若夫記里謂車行一里則鳴一槌無是理也地有險夷馬有遲速行險必遲行夷必速何以定其里乎常以西洋表置車中藉以知時耳偶行速一時可三十里行遲一時不過二十里葢表之轉動有準而車之遲速不定以是證之益知記里之無其事而玉海張網補緝之說更定其無稽矣

古稀說

余以今年登七袠因用杜甫句刻古稀天子之寶其次章即繼之曰猶日孜孜益予宿志有年至八旬有六即歸政而頤志於寧壽宮其未歸政以前不敢弛乾惕猶日孜孜所以荅

天庥而勵已躬也正壽之慶羣臣例當進獻辭賦於是彭元瑞有古稀之九頌既以文房等件賜之以旌其用意新而遣辭雅顧一再翻閱頗有不得不為之說以申予意者其詞曰

古人有言頌不忘規玆元瑞之九頌徒見其頌而未見其規在元瑞爲得半而失半然使予覩其頌洋洋自滿遂以爲誠若此則不但失半又且失全予何肯如是夫由斯不自滿歉然若有所不足之意充之以是爲敬天之本必益凜旦明毋敢或渝也以是爲法祖之規必思繼前烈而慎聽聽也以是勤民庶無始終之變耳以是典學爲實學以是奮武非黷武以是籌邊非鑿空以是制

作非虛飾若夫用人行政旰食宵衣孰不以是為慎修思永之樞機乎如是而觀元瑞之九頌方且益深予臨深履薄之戒則其頌也即規也更惓思之三代以上弗論矣三代以下為天子而壽登古稀者纔得六人已見之近作矣自三代以下帝王年踰七十者漢武帝梁高祖唐明皇宋高宗元世祖明太祖凡六帝昨七旬慶典詩有七旬屈指數今古六帝因心驗法懲之句至夫得國之正擴土之廣臣服之普民庶之安雖非大當可謂小康且前代所以亡國者曰强藩曰外患曰權臣曰外戚曰女謁曰宦寺

曰奸臣曰倭俾今皆無一仿彿者即所謂得古稀之六
帝元明二祖為創業之君禮樂政刑有未遑焉其餘四
帝予所不足為法而其時其政亦豈有若今日哉是誠
古稀而已矣夫值此古稀者非
上天所賜乎
天賜古稀於予而予設弗以敬承之弗勵慎終如始之
志以竭力敬
天法

祖勤政愛民古云適百里者半九十里慄慄危懼誠恐耄荒而有所隕越將孤

天恩予又何敢如是然則元瑞九頌有裨於予者大焉故爲之説如右羣臣獻辭賦者甚夥大約不出於元瑞之九頌予將以是説概之則所為有頌而鮮規者亦畢視之為進規而非啻頌矣

解

雲上於天解

嘗讀易需之大象曰雲上於天需音義者於上字發圈讀為上（上聲）於是程傳遂有雲氣蒸而上升於天之語審如是是雲仍在天下非乾下坎上之義也盖伏羲設卦因陰陽本然之理非强為之辭孔子於釋卦名卦辭之後而加之以大象者亦因陰陽本然之理而非强為之辭也怪力亂神夫子所不語恐人求之奇也是以變其文曰雲上於天雲即水也然而程子雖不求之奇而已失其義矣盖上仍應作去聲讀為上下之上是坎在上

而天在下也或曰天無在水下之理則予有説焉且人知水之在地上而不知地之在水上也或知地之載於水而在水上不知天之在水下也何言之天為圓體元氣運之以行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夜一周而不息其在上者穆穆清清舉頭視之為天其在下者圀圀圖圖右旋而輪轉者獨非天乎知地之在水上則可知天之在水下天無不包其在水下之時非坎上乾下之需乎需者待也待其輪轉而上則為天水訟而

違行有所不免矣此至平至易之理耳夫知天之有在水下之時則若地若雷若風若火若山若澤均有在天上之時可推而知此實八卦本然之象不必求諸神奇謬悠之談也夫善言易者不言易若吾斯所言得毋乖言之義乎若夫葛洪渾天之説謂天表裏有水引黄帝水在天外之説以證之黄帝之説不見於經然黄帝自是天裏之人裏之未窮表何能知如是是水外於天而大於天矣且水之外當更有天矣此與釋家之忉利道

家之禹餘又何異乎夫子之所謂雲上於天者或亦有懼於類斯之語乎晉天文志之引葛洪其亦未之思而已

御製文二集卷六

御製文二集卷七

諭

重刻淳化閣帖諭

朕幾餘不自暇逸典學之優時及臨池曩曾輯内府所藏前人墨蹟刻為三希堂墨妙軒二帖廣示藝林復念古帖流傳可補墨蹟所未備者惟宋淳化閣帖鐫集尤為美富遠出大觀太清樓諸本之上但惜初搨與賜者

絕尠或云版尋殘損當時已為難得後來翻刻愈繁真意寖失有志追摹者末由津逮內府舊藏淳化閣帖極多而此畢士安所得賜本搨最精好爰特勅選工鉤摹上石冀復舊觀第王著昧於辨別其所排類標題舛陋滋甚不當聽其沿譌以誤後學因命于敏中等詳加考正以次呈閱候朕參定分識各卷並命蒐採諸家釋文依字旁注其互異者折衷附記於後以資省覽是於考文稽古之中兼寓舉墜訂譌之益用嘉惠海內操觚之

士馬

命通鑑輯覽附紀明唐桂二王事蹟諭

甲申歲我國家既定鼎京師而明福王朱由崧為南京諸臣迎立改元首尾一載其後唐王朱聿鍵桂王朱由榔相繼稱號者又十有餘年當時以其事涉本朝開創之初凡所紀年號例從芟削即朱璘之明紀輯略亦以附三王紀年為浙江撫臣等所奏燬茲以搜訪遺籍外省奏進此書閱其體例非不尊崇本朝且無犯諱字跡

徒以附紀明末三王自不宜在概禁之列前命編纂通鑑輯覽館臣請不録福王事實因念歴朝嬗代之際進退予奪繫乎萬世公論若前代偏私袒徇之陋習以曲筆妄為高下朕實鄙之即如福王承其遺緒江山半壁彊域可憑使能立國自强未嘗不足比於宋高宗之建炎南渡乃孱弱荒淫自貽顛覆而偏安之規模未失不可遽以國亡書法絶之特命於明崇禎末附紀福王年號仍用雙行分注而提綱則書明以為別至蕪湖被執

始大書明亡葢所以折衷至是務合乎人情天理之公也至於唐王桂王遁跡閩滇苟延殘喘不復成其為國正與宋末昰昺二王之流離海島者相類本不得等於福王之例是以輯覽内未經載入今思二王究為明室宗支與異姓僭竊者不同非偽託也且其始末雖無足道而奔竄事跡亦多有可攷與其聽不知者私相傳述或致失實無稽轉不若為之約舉大凡俾知二王窮蹙情形不過如此更可以正傳聞之譌舛又其下諸臣以

旅拒王師者向多以偽官目之然其間如白文選李定國等本獻賊義子反側無常彼在明已合稱賊稱偽自當準春秋書盜之例又如金堡等之五虎横行把持國是者亦無足齒録若其他各為其主始終不屈以至隕首捐軀者不一而足較宋末之文天祥陸秀夫實相彷彿雖混一之初兵威迅掃不得不行抗命之誅而諸人瑣尾間關有死無貳洵無愧人臣忠於所事之義迄今日久將遂泯没朕甚憫之亦宜畧為紀録使之有傳於

後設以為載筆有體則凡事涉二王者不妨直以彼字稱之用存偏正之别而其臣則竟書為某王之某官某槩不必斥之為偽也明紀輯畧已命有司弛其禁而通鑑輯覽校刋將竣其令四庫全書館總裁詮叙唐桂二王本末别為附録卷尾凡彼時仗節死義之人考訂事迹悉與備書朕將親為裁定宣付刋行俾讀者咸知朕大中至正未嘗有一毫私意偏倚其間而崇奬忠貞亦足以為世道人心之勸書成即以此諭冠御製輯覽原

序並冠卷端庶將来有所參考喻朕意焉

命議予明季殉節諸臣謚典諭

崇奬忠貞所以風勵臣節然自昔累朝嬗代於勝國死事之臣罕有録予易名者惟我

世祖章皇帝定鼎之初於崇禎末殉難之大學士范景文等二十人

特恩賜謚仰見

聖度如天軫卹遺忠實為亘古曠典第當時僅徵据傳

開未暇遍為搜訪故得邀表章者止有此數迨久而遺事漸彰復經論定令明史所載可按而知也至若史可法之支撐殘局力矢孤忠終蹈一死以殉又如劉宗周黄道周等之立朝謇諤抵觸僉壬及遭際時艱臨危授命均足稱一代完人為褒揚所當及其他或死守城池或身隕行陣與夫俘擒駢僇視死如歸者爾時王旅徂征自不得不申法令以明順逆而事後平情而論若而人者皆無媿於疾風勁草即自盡以全名節其心亦並

可矜憐雖福王不過倉猝偏安唐桂二王并且流離竄迹已不復成其為國而諸人茹苦相從捨生取義各能忠於所事亦豈可令其湮没不彰允宜稽考史書一體旌謚其或諸生韋布及不知姓名之流並能慷慨輕生者議謚固難於槩及亦當令俎豆其鄉以昭軫慰甞恭讀我

太祖實錄載薩爾滸之戰明楊鎬等集兵二十萬四路分出侵我興京我

太祖
太宗及貝勒大臣等統勁旅數千殲戮明兵過半一時良將如劉綎杜松等皆歿於陣近曾親製書事一篇用揚
祖烈而示傳信惟時
王業肇基其抗我顔行者原當多為獮薙然迹其冒鏑攖鋒竭忠効命未嘗不為嘉憫又若明社將移孫承宗盧象昇等之抵拒王師身膏原野而周遇吉蔡懋德孫

傳庭等以闖獻蹂躪禦賊亡身凛凛猶有生氣總由明政不綱自萬歷以至崇禎權奸接踵閹豎横行遂致黑白混淆忠良泯滅每為之搤掔不平福王時雖間有追謚之人而去取未公亦無足為重予惟以大公至正為衡凡明季盡節諸臣既能為國抒忠優奬實同一視至錢謙益之自詡清流靦顔降附及金堡屈大均輩之倖生畏死詭託緇流均屬喪心無恥若輩果能死節則今日亦當在予旌之列乃既不能捨命而猶假言文字以

圖自飾其偷生是必當明斥其進退無據之非以隱殛其冥漠不靈之魄一褒一貶衮鉞昭然使天下萬世共知予準情理而公好惡以是植綱常即以是示彰癉凡諸臣事蹟之具於明史及通鑑輯覽者宜各徵考姓名仍其故官予以謚號一準
世祖時例行其令大學士九卿京堂翰詹科道集議以
聞
命議謚前明靖難殉節諸臣諭

前以明季殉節諸臣各為其主義烈可嘉爰命大學士
九卿等集議予謚所以褒闡忠貞風勵臣節也今復思
建文革除之際其臣之仗節死事者亦具載史傳當時
永樂一藩臣耳乃犯順稱兵陰謀篡奪諸臣以大義自
矢固當不共戴天雖齊泰黃子澄輕率寡謀方孝儒識
見迂濶未足以輔助少主然跡其尊主鋤强之心實堪
共諒迨大事已去猶且募旅圖存抗詞抵斥雖隕身湛
族百折不回洵為無慚名教者他若景清鐵鉉輩或慷

慨捐軀或從容就義其致命縱各不同而志節凜然如在下至東湖樵夫補鍋匠之流姓名即隐晦不彰其心蹟固可追溯也特以永樂殘刻性成淫刑以逞屠戮之慘極於瓜蔓李連殆非人理余讀史至此未嘗不深憤而痛嫉之雖其中葉少弛厲禁而彼時臣子徇私曲諱終不獲顯示襃揚使忠臣義士之氣久弗克伸良可憫惻夫以勝國革命之時其抗我顏行者尚念其忠於所事特命表章矧建文諸臣不幸遘遭内難為國捐生成

仁取義顧可令其湮沒於千百世下耶允宜再集廷議並予易名以發幽光而昭公道其覈實條具以聞

命國史館編列明季貳臣傳諭

昨閱江蘇所進應燬書籍內有朱東觀選輯明末諸臣奏疏一卷及蔡士順所輯同時尚論録數卷其中如劉宗周黃道周等指言明季秕政語多可採因命軍機大臣將疏中有犯本朝字句者酌改數字存其原書而當時具疏諸臣內如王永吉龔鼎孳吳偉業張縉彥房可

壯葉初春等在明已登仕版又復身仕本朝其人既不足齒則其言不當復存自應槩從刪削葢崇奬忠貞即所以風勵臣節也因思我朝開𠂞之初明末諸臣望風歸附如洪承疇以經畧喪師俘擒投順祖大壽以鎮將懼禍帶城來投及定鼎時若馮銓王鐸宋權謝陞金之俊黨崇雅等在明俱曾躋顯秩入本朝仍忝為閣臣至若天戈所指解甲乞降如左夢庚田雄等不可勝數葢開𠂞大一統之規模自不得不加之錄用以靖人心而明

順逆今事後平情而論若而人者皆以勝國臣僚乃遭際時艱不能為其主臨危授命輙復畏死倖生靦顔降附豈得復謂之完人即或稍有片長足録其瑕疵自不能掩若既降復叛之李建泰金聲桓及降附後潛肆詆毀之錢謙益輩尤反側僉邪更不足比於人類矣此輩在明史既不容闌入若於我朝國史因其略有事蹟列名叙傳竟與開國時范文程承平時李光地等之純一無疵者毫無辨别亦非所以昭褒貶之公若以其身事

兩朝槩為削而不書則其過蹟轉得藉以揜盖又豈所以示傳信乎朕思此等大節有虧之人不能念其建有勲績諒於生前亦不能因其尚有後人原於既死今為準情酌理自應於國史内另立貳臣傳一門將諸臣仕明及仕本朝各事蹟據實直書使不能纎微隱飾即所謂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者而其子若孫之生長本朝者原在世臣之列受恩無替也此實朕大公至正之心為萬世臣子植綱常即以是示彰癉昨歲已加謚勝

國死事諸臣其幽光既為闡發而斧鉞之誅不宜偏廢此貳臣傳之不可不核定於此時以補前世史傳所未及也著國史館總裁查考姓名事實逐一類推編列成傳陸續進呈候朕裁定焉

命追復睿親王封爵及復開國有功諸王原號並

予配享諭

睦親彰善王政宜先繼絶昭屈聖經所重朕自臨御以來間日恭閱

列祖

列宗實録一冊因得備知

祖宗創業艱難及爾時懿親藎臣勤勞佐命底定中原偉伐殊功實為從古所未有而當時策勳錫爵崇號崇封所以酬答者本從優厚迨其後或有及身緣事旋被降削者或有子孫承襲更易封號者迄今平情準理若不為之溯述闡揚追復舊恩於心實有所未愜因念睿親王多爾衮當開國時首先統衆入關掃蕩賊氛肅清

宮禁分遣諸王追殲流冦撫定彊陲一切創制規模皆
所經畫尋即奉迎
世祖車駕入都定國開基以成一統之業厥功㝡著顧
以攝政有年威福不無專擅諸王大臣未免畏而忌之
遂致歿後為蘇克薩哈等所搆授欵于其屬人首告誣
以謀逆經諸王定罪除封其時我
世祖章皇帝實尚在冲齡未嘗親政也夫睿王果萌異
志則方兵權在握何事不可為且吳三桂之所迎勝國

舊臣之所奉止知有攝政王耳其勢更無難號召即我滿洲大臣心存忠篤者自必不肯順從然彼誠圖為不軌無難潛勦異已以逞逆謀乃不於彼時因利乘便直至身後以歛服借用明黃龍衮指為覬覦之証有是情理乎況英親王阿濟格其同母兄也於追捕流賊回京時誑報李自成身死且不俟

旨班師睿王即遣員斥責其非並免王公等往迎之禮又因阿濟格出征時脅令巡撫李鑑釋免逮問道員及

擅至鄂爾多斯土默特取馬令議其罪降為郡王平日
辦理政務秉公持正若此是果有叛志無叛志乎又
實録載睿王集諸王貝勒貝子公大臣等遣人傳語曰
今觀諸王貝勒大臣但知諂媚於予未見有尊崇
皇上者予豈能容此昔
太宗升遐嗣君未立英王豫王跪請予即尊位予曰爾
等若如此言予當自刎誓死不從遂奉
皇上纘承大統似此危疑之時以予為君予尚不可令

乃不敬

皇上而媚予予何能容自今以後有盡忠

皇上者予用之愛之其不盡忠不敬事

皇上者雖媚予予不爾宥也且云

太宗恩育予躬所以特異於諸子弟者盖深信諸子弟

之成立惟予能成立之每覽

實錄至此未嘗不為之墮淚則王之立心行事實能篤

忠藎感

厚恩深明君臣大義尤為史册所罕覯使王彼時如宋太宗之處心積慮則豈肯復以死固辭而不為邪說揺惑耶乃令王之身後久抱不白之寃於泉壤心甚憫焉假令當時王之逆跡稍有左驗削除之罪果出於我世祖聖裁朕亦寧敢復翻成案乃實由宵小奸謀搆成寃獄而王之政績載在實録者皆有大功而無叛逆之迹又豈可不為之昭雪乎昨於乾隆三十八年因其塋域久荒特敕量為繕葺

並准其近支以時祭掃然以王之生平盡心王室尚不足以慰彼成勞朕以為應加恩復還睿親王封號追謚曰忠補入

玉牒並令補繼襲封照親王園寢制度修其塋墓仍令

太常寺春秋致祭其原傳尚有未經詳叙者並交國史

館恭照

實錄所載敬謹輯錄添補宗室王公功績傳用昭彰闡

宗勛至意又如豫親王多鐸從睿親王入關肅清京輦

即率師西平流寇南定江浙實為開國諸王戰功之最乃以睿親王之誣獄株連降其親王之爵其後又改封信郡王雖至今承襲罔替但以王之勲績超邁等倫自應世胙原封以彰殊眷豈可以風影微眚輙加貶易乎朕以為應復其原封又諸王中披堅執鋭拓土開彊共成一統之業者如禮親王代善後改封康親王鄭親王濟爾哈朗後改封簡親王肅親王豪格後改封顯親王克勤郡王岳託後改封平郡王當時俱茂著壯猷克昭

駿烈載在宗盟今其子孫所襲均非始封之名外人不知安疑宗藩當國家締造時有大勲勞而後裔均不得長延帶礪以爲闕典即其本支承家襲慶以去祖漸遠幾忘其先世錫封之由弗克顧名奮效所係於宗室子孫者甚重况功臣世封内如揚古利之英誠公費英東之信勇公額亦都之果毅公俱以本號相傳其子孫承襲者各能溯勛閥以宣偉績不失故家喬木之遺今以親賢世胄竟改其初封嘉號何以垂詒奕禩示酬庸追

本之義乎朕以為應復其原號著交軍機大臣會同宗人府悉心妥議具奏其餘宗室諸王貝勒等如有顯著功績其封爵後經降奪者除本人身罹重愆自不當復邀優典若係承襲之子孫獲咎議處者僅當斥其本身而不當追貶其祖宗世爵方為平允亦著一併會查議

奏再配享

太廟諸王僅有通達武功慧哲宣獻四郡王其

太祖

太宗
世祖時戮力行間櫛風沐雨之親藩如向所舉數人皆
未之及蓋由當時議禮諸王各懷私意遂爾沒其勛伐
不得同侑馨香豈足以彰公道所有睿親王禮親王豫
親王肅親王克勤郡王俱著補置享位配享
太廟用以妥功宗而昭渥典至通達郡王係
顯祖之子武功慧哲宣獻三郡王係
景祖之子當時雖身與配享第以三郡王宗支已在覺

羅宗室王公表傳內亦未立通達郡王傳國史傳又以屬在宗潢令此四王無所附麗亦覺缺典著交內閣國史館補為立傳通達郡王入於宗室武功等三郡王列於國史諸大臣傳之前或當時紀載簡少功績無由稽核不拘詳略各立一傳以徵信實

御製文二集卷八

諭

命國史館以明季貳臣傳分甲乙二編

我國家開創之初明季諸臣望風歸附者多雖皆臣事
興朝究有虧於大節自不當與范文程諸人畧無區别
因命國史館以明臣之降順者另立貳臣傳據實直書
用彰公是兹念諸人立朝事蹟既不相同而品之賢否

邪正亦判然各異豈可不為之分辨淄澠如洪承疇在明代身膺閫寄李永芳曾乘障守邊一旦力屈停降歷躋顯要律以有死無貳之義固不能為之諱然其後洪承疇宣力東南頗樹勞伐李永芳亦屢立戰功勳績並為昭著雖不克終於勝國實能效忠於本朝昔戰國豫讓初事范中行後事智伯卒伸國士之報後之人無不諒其心而稱其義則於洪承疇等又何深譏焉至如錢謙益行素不端及明祚既移率先歸命乃敢於詩文陰

行詆毀是為進退無據非復人類又如龔鼎孳曾降闖賊受其偽職旋更投順本朝並為清流所不齒而其再仕以後惟務靦顏持祿毫無事蹟足稱若與洪承疇等同列貳臣傳不示等差又何以昭彰癉著交國史館總裁於應入貳臣傳諸人詳加考覈分為甲乙二編俾優者瑕瑜不掩劣者斧鉞凜然於以傳信簡編而待天下後世之公論庶有合於春秋之義焉然朕所以為此言者非獨為臣子勵名教而植綱常實欲為君者當念苞

桑而保宗社葢此諸人未嘗無有用之才誠使明之守成者能慎持神器而弗失則若而人皆足任心膂股肱祖業於是延人才即於是萃故有善守之主必無二姓之臣所以致有二姓之臣者非其臣之過皆其君之過也崇禎臨終之言不亦舛乎

命館臣録存楊維楨正統辨論

元楊維楨著宋遼金正統辨大㫖以元承宋統而排斥遼金其文不見本集惟陶宗儀輟耕録載之令館臣編

輯四庫全書謂其持論紕繆並輟耕錄内所載者亦與删除且言隋先代周繼乃平陳未聞唐宋諸儒謂隋承陳不承周也此語似是而非葢嘗論之春秋大一統之義尊王黜霸所以立萬世之綱常使名正言順出於天命人心之正紫陽綱目義在正統是以始皇之廿六年秦始繼周漢始於高帝之五年而不始於秦降之歳三國不以魏吳之强奪漢統之正春秋之義然也楊維楨撰三史正統辨凡二千六百餘言義本春秋法宗綱目

其欲以元繼南宋為正統而不及遼金其論頗正不得謂之紙繆夫維楨身為元臣入明雖不仕而應明太祖之名且上鐃歌鼓吹曲頌美新朝非刺故國幾於劇秦美新其進退無據較之錢謙益託言不忘故君者鄙倍尤甚向屢於詩文中斥之而維楨正統之辨則不可以人廢言也夫正統者繼前統受新命也東晉以後宋齊梁陳雖江左偏安而所承者晉之正統其時若拓䟦魏氏地大勢强雖北齊北周繼之亦較南朝為盛而中華正

統不得不屬之宋齊梁陳者其所承之統正也至隋則平陳以後混一區宇始得為大一統即唐之末季藩鎮擾亂自朱温以訖郭威等或起自寇竊或身為叛臣五十餘年之間更易數姓甚且稱臣稱姪於契丹然中國統緒相承宋以前亦不得不以正統屬之梁唐晉漢周也至於宋南渡後偏處臨安其時遼金元相繼起於北邊奄有河北宋雖稱姪於金而其所承者究仍北宋之正統遼金不得攘而有之至元世祖平宋始有宋統當

絶正統當續之語則統緒之正元世祖已知之稔矣我皇祖御批通鑑及朕向所批通鑑輯覽俱以此論定盖春秋大義綱目大法實萬世不易之凖我朝為明復仇討賊定鼎中原合一海宇為自古得天下最正然朕猶於通鑑輯覽内存福王建國之號一年使其能保守南都未嘗不可如南宋之承統綿延不絶而奈其當陽九之運

天弗與人弗歸自覆其宗社也此實大公至正天下萬

世可以共見共守之論然館臣之刪楊維楨正統辨者其意葢以金為滿洲欲令承遼之統故曲為之說耳不知遼金皆自起北方本無所承統非若宋元之相承遞及為中華之主也若以此立論轉覺狹小天下萬世必有起而議之者是不可以不辨朕以為不但輟耕錄中所載楊維楨之正統辨不必刪除即楊維楨文集內亦當補錄是篇並將此諭各載卷首以昭天命人心之正以存春秋綱目之義特諭

命皇子等編輯明臣奏議諭

歷代名臣奏疏向有流傳選刻之本四庫全書内亦經館臣編次進呈其中危言讜論關係前代得失者固可援為法戒因思勝國去今尤近三百年中藎臣傑士風節偉著者實不乏人跡其規陳治亂抗疏批鱗當亦不亞漢唐宋元諸臣而奏疏未有專本使當年繩愆糾謬忠君愛國之忱後世無由想見誠闕典也即或其人品誼未醇而其言一事陳一弊切中利病有裨時政者亦

不可以人廢言至神宗以後諸臣奏疏內有因遼瀋用兵涉及本朝之處彼時主闇政昏太阿倒置閹人竊柄權倖濫朝以致舉錯失當賞罰不明其君綴旒於上竟置國是若罔聞遂至流冦四起兵潰餉絕種種粃政指不勝數若楊漣左光斗熊廷弼諸人或折衝彊埸或正色立朝俱能慷慨建議剴切敷陳設明之君果能採而用之猶不致敗亡若是之極其事距今百十餘年殷鑒不遠尤當引為炯戒則諸人奏疏不可不亟為輯錄也

除明史本傳外所有入四庫全書諸人文集均當廣為蒐採裒集成編即有違碍字句祗須畧為節潤仍將全文録入不可删改此事關係明季之所以亡與我朝之所以興敬怠之分

天人之際不可不深思遠慮觸目警心著派諸皇子同總師傅蔡新等為總裁其皇孫皇曽孫之師傅翰林等即著為纂修校録陸續進呈候朕親裁書成後即交武英殿刋刻仍抄入四庫全書將此旨冠於簡端所有前

次紀昀等選出神宗以後各奏疏即著歸入此書按其朝代一體編纂特諭

命館臣重訂契丹國志諭

四庫全書館進呈書內有宋葉隆禮奉勅所撰契丹國志其說採摘通鑑長編及諸說部書按年臚載抄撮成文中間體例混淆書法訛舛不一而足如書既名契丹國志自應以遼為主乃卷首年譜既標太祖太宗等帝而事實內或稱遼帝或稱國主豈非自亂其例又是書

既奉南宋孝宗勅撰而評斷引宋臣胡安國語稱為胡
文定公實失君臣之體甚至大書遼帝紀元於上而以
宋祖建隆等年號分注於下尤為紕繆夫梁唐晉漢周
僭亂之主享國日淺且或稱臣稱兒稱孫於遼分注紀
元尚可若北宋則中原一統豈得以春秋分國之例槩
予分注於北遼之下又引胡安國論斷以劫迫其父開
門納晉軍之楊承勳謂變而不失其正時承勳同父被
晉圍慮禍及身乃劫其父致被晉戮而已受晉爵賞夫

大義滅親父可施之子子不可施之父父即背叛子惟有一死以答君親豈有蔑倫背義尚得謂之變而不失其正此乃胡安國華夷之見芥蔕於心右逆子而亂天經誠所謂胡說也其他乖謬種種難以枚舉朕詳加披覽經指駁者數十條館臣乃請撤出此部書朕以春秋天子之事是非萬世之公昨曾著正統辨論斷甚明令契丹國志既有成書紀載當存其舊惟體例書法訛謬於綱目大義有乖者不可不加釐正著總纂紀昀等詳

加校勘依例改纂其志中之事蹟如祭用白馬灰牛氊中枯骨變形視事及戴野豬頭披皮之事雖跡涉荒誕然與詩書所載簡狄吞卵姜嫄履武復何以異盖神道設教以溯發祥古今胥然義正如此又何必信遠而疑近乎其餘遼帝過舉如母后擅權諸事足為後世鑑戒者仍據志直書一字不可易該總裁等覆閱進呈侯朕

親定録入四庫全書並將此旨書於簡端以昭綱常名

教大公至正之義特諭

命館臣編輯河源紀畧諭

今年春間因豫省青龍岡漫口合龍未就遣大學士阿桂之子乾清門侍衛阿彌達前往青海務窮河源告祭河神事竣復命並據按定南針繪圖具説呈覽據奏星宿海西南有一河名阿勒坦郭勒蒙古語阿勒坦即黄金郭勒即河也此河實係黄河上源其水色黄迴旋三百餘里穿入星宿海自此合流至貴德堡水色全黄始名黄河又阿勒坦郭勒之西有巨石高數丈名阿勒坦

噶達素齊老蒙古語噶達素北極星也齊老石也其崖壁黃赤色壁上為天池池中流泉噴涌釃為百道皆作金色入阿勒坦郭勒則真黃河之上源也其所奏河源頗為明晰從前康熙四十三年

皇祖命侍衛拉錫等往窮河源其時伊等但窮至星宿海即指為河源自彼回程覆奏而未窮至阿勒坦郭勒之黃水尤未窮至阿勒坦噶達素齊老之真源是以

皇祖所降諭旨并

幾暇格物編星宿海一條亦但就拉錫等所奏以鄂敦他臘為河源也今既考詢明確較前更加詳晰因賦河源詩一篇叙述源委又因漢書河出昆侖之語考之於今昆侖當在回部中回部諸水皆東注蒲昌海即鹽澤也鹽澤之水入地伏流至青海始出而大河之水獨黃非昆侖之水伏地至此出而挾星宿海諸水為河瀆而何濟水三伏三見此亦一證因於河源詩後復加案語為之決疑傳正嗣檢閱宋史河渠志有云河繞昆侖之

南折而東復繞昆侖之北諸語夫昆侖大山也河安能繞其南又繞其北此不待辨而知其誣且昆侖在回部離此萬里誰能移此為青海之河源既又細閱康熙年間拉錫所具圖於貴德之西有三支河名昆都倫乃悟昆都倫者蒙古語謂横也横即支河之謂此元時舊名謂有三横河入於河蓋蒙古以横為昆都倫即回部所謂昆侖山者亦係横嶺而修書者不解其故遂牽青海之昆都倫河為回部之昆侖山耳既解其疑不可不詳

誌因復著讀宋史河渠志一篇茲更檢元史地理志有河源附録一卷内稱漢使張騫道西域見二水交流發葱嶺滙鹽澤伏流千里至積石而再出其所言與朕蒲昌海即鹽澤之水入地伏流意頗合可見古人考證已有先得我心者按史記大宛傳云于闐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河注中國漢書西域傳于闐國條下所引亦同而説未詳盡張騫既至蒲昌海則或越過星宿海直至回部

地方或回至星宿海而未尋至阿勒坦郭勒等處當日還奏必有奏牘或繪圖陳獻而司馬遷班固紀載弗為備詳始末僅以數語了事致後人無從考證此作史者之畧也然則武帝紀所云昆侖為河源本不誤特未詳伏流而出青海之阿勒坦噶達素而經星宿海為河源耳至元世祖時遣使窮河源亦但言至青海之星宿海見有泉百餘泓便指謂河源而不言其上有阿勒坦噶達素之黃水又上有蒲昌海之伏流則仍屬得半而止

朕從前為熱河考即言河源自葱嶺以東之和闐葉爾羌諸水潴為蒲昌海即鹽澤蒙古語謂之羅布淖爾伏流地中復出為星宿海云云今覆閱史記漢書所紀河源為之究極原委則張騫所窮正與今所考訂相合又豈可没其探本討源之實乎所有兩漢迄今自正史以及各家河源辨証諸書允宜通行校閱訂是正訛編輯河源紀畧一書著四庫館總裁督同總纂等悉心纂辦將御製河源詩文冠於卷端凡蒙古地名人名譯對漢

音者均照改定正史詳晰校正無訛頒布刊刻並録入
四庫全書以昭傳信特諭

乾隆御覽之寶